



# 京 华 碧 血 录

林摇纾摇摇著

## 导摇摇读

《京华碧血录》二十五章，时政小说。原名《庚辛剑腥录》，后更今名，民国二年（~~1913~~1913年）北京平报社印行。署冷红生著，此乃林纾别号也。林纾（~~1850~~1850年 原~~1850~~1850年），为近代最著名翻译家之一，与魏源齐名。他原名群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别号冷红生，晚岁又号卓翁，福建闽侯人。初为光绪举人，后入京为京师大学堂教师。专治古文，以正宗桐城传人自居。他早期的诗文表现关心国事、抨击时政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倾向，持改良主义立场，这突出表现在他为自己翻译的外国小说所写的序跋之中。早年是我国近代文学较早开拓者之一。晚年思想趋于保守，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。

其主要成就在翻译，因其不懂外文，全凭别人口译，他用笔整理成文。据《读书》~~1956~~1956年第六期连燕堂《林译小说有多少种》一文的统计，林纾译的小说共有一百八十三种，包括英、美、法、俄、希腊、挪威、西班牙、日本等国的作品。其译文生动传神，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早期的译文尤有神韵，晚年译笔反而枯涩无神。其译作由商务印书馆汇编成《林译小说丛书》。《京华碧血录》一书，在近代反映庚子事变的小说中，思想内容是比较进步的。作品在写作技巧上，完全摆脱了章回小说传统，而学习

外国小说的表达技巧，只分章，而无回目。在叙述、结构上均具现代色彩，惟语言仍具古文风范。

## 目 录

第 一 章 .....	( )
第 二 章 .....	( )
第 三 章 .....	( )
第 四 章 .....	( )
第 五 章 .....	( )
第 六 章 .....	( )
第 七 章 .....	( )
第 八 章 .....	( )
第 九 章 .....	( )
第 十 章 .....	( )
第 十 一 章 .....	( )
第 十 二 章 .....	( )
第 十 三 章 .....	( )
第 十 四 章 .....	( )
第 十 五 章 .....	( )
第 十 六 章 .....	( )
第 十 七 章 .....	( )
第 十 八 章 .....	( )
第 十 九 章 .....	( )
第 二 十 章 .....	( )

第二十一章 .....	( )
第二十二章 .....	( )
第二十三章 .....	( )
第二十四章 .....	( )
第二十五章 .....	( )

## 第摇一摇章

外史氏曰：小说之体，非编年之书也。有可记者，则虽琐屑屑咸著于编；苟无可记，则一行之间，可越过一年。兹已交庚子三月矣。庚子之局，千头万绪，将从何处着笔？然乱天下者，义和团也，则为书者，不能不发端于此。

时邴仲光居都下垂三年矣，文章日高，而剑术亦日精。顾终秘其术，不敢语人。春季花开，间行至长椿寺。见殿廊之下，聚可数百人，廊上焚香供济颠神位。十余人以红巾裹首，瞪目吐沫，伸拳作势，呼嚣之声四彻。仲光大怪。问之旁人，曰：“此义和神拳也，能避枪炮之子。洋鬼决无敢近，亦不能胜。旦晚歼尽此碧眼虬髯者，天下平矣。”仲光笑曰：“碧眼虬髯者，宁可尽耶？”曰：“否。为人无多，天津一国，交民巷一国，西什库又一国，灭此三国，则余众慄惧散走，易于扑灭。今大师兄方托鸿钧老祖及神僧济颠之力，合众十余万。彼三国之洋人，又何能为？”仲光曰：“鸿钧老祖何人？”间有一老叟叹曰：“少年竟不读书，并老祖神通乃不之知！实告汝，古有宝书，曰《封神传》，老祖为元始天尊及通天教主之师。又有《济颠传》，茶馆中所常讲者，征服小西天刘香妙及狄小霞，神通广大。今降神辅我大清，灭此洋鬼。先生如此文雅，乃此等典故，亦茫然不知？非老人多事，今日读书少年，但知得八股，宜其不能治

天下也。”仲光既悯其愚，又不敢纵声而笑，遂快快归。

团匪逐处皆起。当此之时，东朝及官家方居颐和园。初闻拳匪起事，即降旨饬步军统领与神机、虎神营严捕首要各犯，即饬解散胁从，将城内外所设坛棚，尽行拆毁。识者额手称快。端王、储侗、冈梓良均弗悦。储平日奉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以为洋人猩獠，必获大神助顺，歼除其众。今得义和神拳，炮火不伤，则大悦，以为神。冈不识一丁，读“皋陶”为“皋淘”，又称舜为舜王，以“皋淘”为“舜王”驾前刑部尚书。生平日崇信《封神演义》。拳匪举动，乃深愜所怀。于是怂恿端王，以严符切勒五城御史，毋得逮捕。拳匪益肆。自是贼势蔓延畿辅矣。

四月，杨福同副将为拳匪戕于涑水，政府释不问。各国大震，以为无政。堂堂中国，纵贼戕官，不治，祸且及客。五月壬寅，公使飞电天津，饬领事各以兵入卫使馆。癸卯平明，外兵吹笛整旅入城，为数四百有余，载子弹粮饷无数。

东朝方居颐和园，敕冈梓良、赵书尧赴涿州安抚，俾勿蠢动。赵为刑曹老郎，以精刑律历阶至尚书，心薄团匪为道筮鬼兵。既至涿州，匪众中推大师兄出见。趣冈、赵跪。冈蠢蠢屈膝。赵方沉吟，而冈已引裾便拜。大师兄跳跟作势。冈悦，而赵私以为丑。顾身家念重，且为冈所劫，复命时，署名冈后，言有验，而东朝信之。自是大乱之局遂成。

## 第摇二摇章

拳匪既得志，始试手杀人。凡道行提西洋之物如雨盖之类，立取而践之；下令敢燃洋灯及用洋货者，死无赦。于是沿街皆玻璃之屑。复命人家设坛焚香，夜则泼水于门外。逻取教会之人，名曰二毛子，缚至南下洼戮之。身首既暴，群犬争噬，家人至无敢殓取。浸至白昼杀人于宣武门内矣。

仲光居松筠庵，久不见修伯符兄弟。入城视之。甫入宣武门，有车疾驰过其侧。道旁红巾者五人，呼曰：“止，止！”御者弗省，仍鞭其骡。红巾者出刀进劈御者头颅，立殒于地。车中人，则衣冠赴验看者也，结舌不能语。红巾者握其辮发，另出一人斩之，刀钝不能入，更三刃始殊。仲光大怒，几欲出剑。顾念老母，又以一身在客，则咽其勇气。入白庙胡同。

伯符兄弟憔悴如蒙重忧，见仲光余怒未息，争相问故。仲光以所见语之。伯符曰：“吾亦闻之。近欲上书，而御史台不听入，宗人府又弗肯代奏，坐听糜烂。只有一死，上报列祖。”遂倾谈至晚。伯符〔兄弟〕均以殉国自誓，仲光凄然不能答。自念：“戊戌上书，格不能进，今万念灰冷，且一身未有妻子，亦未有官守言责，易于处置。即遇变故，老母在闽，伯兄及季弟左右侍，以板舆入居乡曲，定无剽掠之患。所念者伯符良友，誓天自殉，决践其言。”又念：“古

梅父女，羈身此间，妻病又不得去，果美人不幸，身坠虏中，则亦不能不加救护。”思至此，万念潮涌，而初月已上槐树。

庵中景物凄清。方思以杯酒自慰愁抱，忽闻有幽惨悠长之声，呼曰：“泼水也！焚香也！”庵中僧徒，即纷纷争出香蜡，陈于门次。匪十余众执刀，加红兜肚，裹红巾，复以红布为膝衣，逐队高呼而过。月色惨淡，仲光心疑沦于鬼乡。

六月辛亥，喧传乘輿自颐和园入京。众以为团匪之杀人或弭矣，顾乃加甚。是日，政府奉敕言：杀人者皆伪团，真团决不为此。至云辟伪扶正，度亦该团所深愿也。匪众得此愈炽，乃别创所以杀人之法矣。

十三癸卯，童蕪祥兵至。童，回匪也，贪财嗜杀，甚于团贼。意京师繁夥，使馆金宝山积，行思大掠。乘輿既入，趣令平匪。童笑曰：“吾安能以兵力杀此老百姓及苦娃娃邪？”遂潜连团匪及虎卫军，谋攻使馆矣。

## 第摇三摇章

松筠庵住僧慧月者，颇解事。恒与仲光论徐鸿儒。仲光异之，顾不欲常过街市，令慧月出侦贼状。团匪奉济颠。济颠，缁流也，故亦不戮僧众。又有所谓海乾和尚者，亦髡徒。慧月每过神坛，咸强其顶礼。匪中定制：凡捕得疑似者，趣拜坛下，大师兄为之焚青词，纸灰腾起则无罪，否则立斩。城中设坛者无虑数百处，愚民輿粟犍钱，以奉团匪。或投身入籍者，大师兄叉手于胸，授以红巾裹头；聚四五人，闭目凝立，大师兄禹步称神附体，即吐沫变色，隳突作势，力尽始已。然一日不过再练而已，筋力已疲，或有恹恹不能自举其躯者。而老团则言日可四五练，顾亦未见，殆讐言耳。

匪徒日握刃扬矛，举大纛，整队过市。而西人已敛避，不欲与犯。独东洋人不之恤。有杉山久政者，日本书记也，野行过永定门外。团匪曰：“是大毛子，可杀也。”顾弩笨不灵，一人趋而拥抱其腰膂，众争以拳石击之。杉山能柔术，力与撑拒。然匪来益众，杉山遂死。匪以为诛得洋人矣，称贺跳叫，如胜大敌，长歌入城。是夜张德成入都，开正阳门，以肩舆入大内。冈梓、储侗、临淮王、兰公诸人，争膜拜于辇道间。张德成傲然过其车。

张德成者，老团也。初起自山东曹州，名曰义士党，专

以仇杀洋人与教民为报国。其兵器有刀槊，而无火炮。初起名曰大刀会。自清廷有办团之诏旨，乃改名曰义合团，又曰义和团。竖旗曰“替天行道”，又曰“助清灭洋”。扎以红巾，内藏符篆。或有黄巾者。间有红披挂而黑巾者，名曰黑团。

则黄、红二种，人皆侧媚无敢抗礼，咸曰：“此种人大有神通。”每人自四十岁以下，十岁以上，各抱大刀，露其刃，系以红布，遨游市肆间。其诈人之术，以发火为长技。以刀槊向人屋上指画，又向土中作符篆状，众齐声呼曰：“照！”火立发。或云预伏人于屋中，施火油以应之。有不验者，则曰是不宜烧，故不行吾法。自炫能避枪炮，或以利剑自斫其肢干，不能断，亦不见血。

其选择净地为坛站，名之曰团，立大师兄一人主之。人必茹素，禁不得犯妇人，不得掳财物。有子弟就坛皈依者，则大师兄授以符篆，巾带自备，必大师兄为加之，为之念咒，名曰上法。上法者，仰而卧地，沫被其唇，状如晕，少须蹶起，向东南叩首无算，于是张目嘘气，缩周身之力，聚于二臂，执刀而舞，法尽即委顿。见洋楼即毁，呼洋人曰“大毛子”，教民曰“二毛子”，突前取其头颅，即遇枪炮，亦不之避，弹至立死。其未殊者，群舁至坛次，而（面）大师兄。大师兄曰：“劳倦，行苏醒也。”则以刀取其弹。创或弗重或得生；其创重死者，则大师兄必遍索其身，得一二物，辄曰：“是劫人家财物者，死宜矣。”日啖三白之饭，夜则席地卧，以苦行自励。其曰能避枪炮者，名曰金钟罩。又取十八岁以下，至十二岁以上之闺女，衣履悉红，手红巾，提小红灯，名曰红灯罩。言上法后，扬之以箒，即御云

而升天，若巨星耿于天际，一煽其中，而巨炮音暗，弹格不能出矣。即兵舰过海上，煽之亦覆。或坚城石室，煽之无不立焚。总旗或画“乾”卦，或画“坎”卦。八卦弗全，惟坎旗最伙，即嘉庆时之八卦教也。

储侗貌为道学，信之尤笃。于是怂勇东朝，以为可恃。匪胆益壮，遂合众于十六日丙辰进攻使馆。

## 第摇四摇章

攻使馆之前一日，匪众闻政府有所谓真团、伪团之别，则思刺劫平民无辜者为邪教。一日乘村人庙会，悉录为囚，歼之于市，用以示武。

仲光午后自白庙胡同归松筠庵，忽见宣武门外万声喧腾，道塞不能通车。问故，则言：“今日大师兄诛邪教。有所谓皇帝及娘娘者，其人为白莲教之苗裔，诛之则鞑鞑不乱，洋人可平。”仲光心疑其谬，然亦好事，立而俟之。

可半炊许，见前导两大旗，上作坎卦，当风飘扬，二白髯者分执其旗。列队可数百众，咸短刀长槊，无一火器。兵行逾半，见囚车矣。敝车可四五乘，一乘载数人。有三四童子，多幼愿可怜，中杂以老媪及贫窶之妇。有一年少女郎，可十七八，以发自覆其面，凄咽可怜。童子则不知俄顷且死，尚探怀中蚕豆食之。及第三车，众哗言：“帝、后至矣。”帝为一老翁，年可六十外；后则媪耳，似夫妇。衣饰皆类贫家，乃不知所谓帝、后者何证也。车中有一妇人辄问监者：“将吾到何处去？”监者不答。妇人指怀中尚有未完之履片，白云：“防一遗落，异日为履肆所索，无以应也。”闻者笑且怜之。

既至菜市，众乃愈集。仲光以手分人出，众不能当，遂直至槛车之侧。见团匪一一摘取其人，授伍伯。清之旧制：

有杀人之刀数口，名曰大将军、二将军、三将军，妄谬可笑。柄镌鬼物，铃目血齿，状如噬人。平日藏诸宣武门城楼之上，用乃取之。其伍伯，即前此杀晚翠及五君子者也。以手近眉际，招囚人跪。严绳横囚口，挽而合诸发上，引而长其颈，复以人挽囚臂。中有年少者拔刀，刀钝则力举大呼，跳而斫之。非斩也，打而断之也。童子见之大呼，或有晕者。妇人亦然。以次杀十数人，横尸自仲三元店肆门外，延长至十余丈以外。尸皆卧血泊中，状至奇惨！仲光此时心肺皆为热血所沸，既悲且愤。

归松筠庵已上灯，天阴雷作且雨。案上得古梅书，言其夫人病急，召与计事。仲光不及饭而往。甫入门，大雨如注。既上草堂，周身沾湿。而古梅久不出，但闻其夫人呻吟之声时巨时微，似不胜楚。已而古梅出，憔悴不堪，言曰：“爱女宵来<sup>剡</sup>臂矣！”仲光大骇。既问夫人，复问女公子。古梅曰：“爱女无恙，荆人可危。老夫失计北来，竟值世乱。荆人纵使幸生，而外兵瞬息且至，逃将焉往？若在此，围城听人蹂躏，老夫死不瞑目。今以家口托仲光矣。”因呼曰：“梅儿出面仲兄。吾家在难患中，此间初无亲串。仲兄仗义，胜于骨肉。后此尽可相见，万勿拘以形迹。”女迟迟始出，似失眠而又痛哭者，然带雨梨花，风神尤艳。

此时仲光亦但有舍性命救彼父女，与共死生，初无乞婚之意矣。女曰：“外间消息如何？闻老姬言连日杀人，确耶？朝廷失政，乃举天下大势托之薛荣宗、郭京一流人，何其僭邪？老母病深，恐旦夕事耳。脱京城一破，玉石俱烬。妹十九之年，别有自裁之法。愿以老父属兄，得归乡井，妹一无所憾感。”仲光奋然曰：“不才愿以死力卫妹一家，烬

与同烬！”古梅太息曰：“疾风乃知劲草。仲光义心，岂待乱离始见。雨盛，请下榻吾家。鄙意且欲仲光同居。苟自脱可以南去，沿路得仲光为伴，老朽亦足自壮。”仲光诺，遂就晚膳。

## 第摇五摇章

明日，喧传义和团攻使馆矣。古梅、仲光皆失色，以为祸变且立及。外人视公使为其全国之望。公使辱，即国辱，公使死，即国亡，决不能听彼妄意屠杀。正彷徨间，高给谏书至，言冈梓良、临淮王、兰公力主杀使，储侗助之。龙宗华依违其间，隐以人抚慰公使，又不敢与诸人力抗。顾团匪无火器，一至交民巷使馆，兵卫悉登屋骑危，注枪不发。匪至，则排枪一纵，死者如积。虎卫军及童军助匪分攻，西东两面，焚民屋无算。童军又分其兵队，出海岱门剽掠行人，间见团匪，亦以枪殊。匪众遂舍东攻而西渐矣。今方议攻西什库，以虎神营助之。“虎神”者对“羊鬼”称也，虎能制羊，神不畏鬼。此等荒谬之想，均当轴者区画。然虎神营中人，或患烟瘾，状如乞人，则皆习称曰“虎神”，可笑也。二人读书竟，益愤。

是日雨霁，泥涂接天。仲光有《西山红叶》手卷，付之裱肆。肆人家虎坊桥。仲光以车取画赠梅儿。车经菜市，见昨日所杀之尸，衣尽失，赤身卧淤泥中，尸为雨淋，作异色。有三五囚首丧面之人，以簣收尸。驱车过之，自念：“以生人之身，阅泥犁之狱，所闻所见，皆异人间矣。”

得画后，命侍者清检笔研书籍，移入古梅家。女所居书屋已他徙，然尚留书二架，且有绢素之属，与书杂置架上。

时女以母病，匆匆不及检也。仲光书案，即在女当日临窗读书露其玉簪云髻处，颇自怡悦，以为亲近玉人。

度置物事后，古梅偕梅儿同入。梅儿曰：“屋促无余地，较之谏草堂雅俗殊别。然以谏草堂较之塘西草庐，却鲜梅花，且又无水。今屈仲兄居此，或且得兄福荫，老母平安，托庇为不鲜矣。”古梅晒曰：“此婢子迩来颇解为酬应语。”仲光趣问：“夫人清恙，今日如何？”父女同曰：“日就绵缀，食亦锐减。”仲光太息不止。

既而曰：“手卷已得，敬上妹氏藏之。”梅儿悦，为展卷，以水墨隐约写狮子窝，山路宛转，下趣秘魔岩，淡脂点染丹枫，枝皆北向。梅儿曰：“仲兄此卷，乃肖清晖，虽在乱中，亦必随之左右。”仲光曰：“如此俗劣笔墨，得妹氏鉴赏，苍益用自努勉矣！”